



# 王鸿风景素描

人民美術出版社

# 王鴻鳳景泰描



# 王鸿风景素描

人民艺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王鸿风景素描 / 王鸿绘. - 北京: 人民美术出版社, 1998.11  
ISBN 7-102-01975-0

I. 王… II. 王… III. 素描 - 作品 - 中国 - 现代 - 画册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30471 号

## 王鸿风景素描

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总布胡同 32 号

邮政编码 100735

责任编辑

王玉山

装帧设计

人民美术印刷厂制版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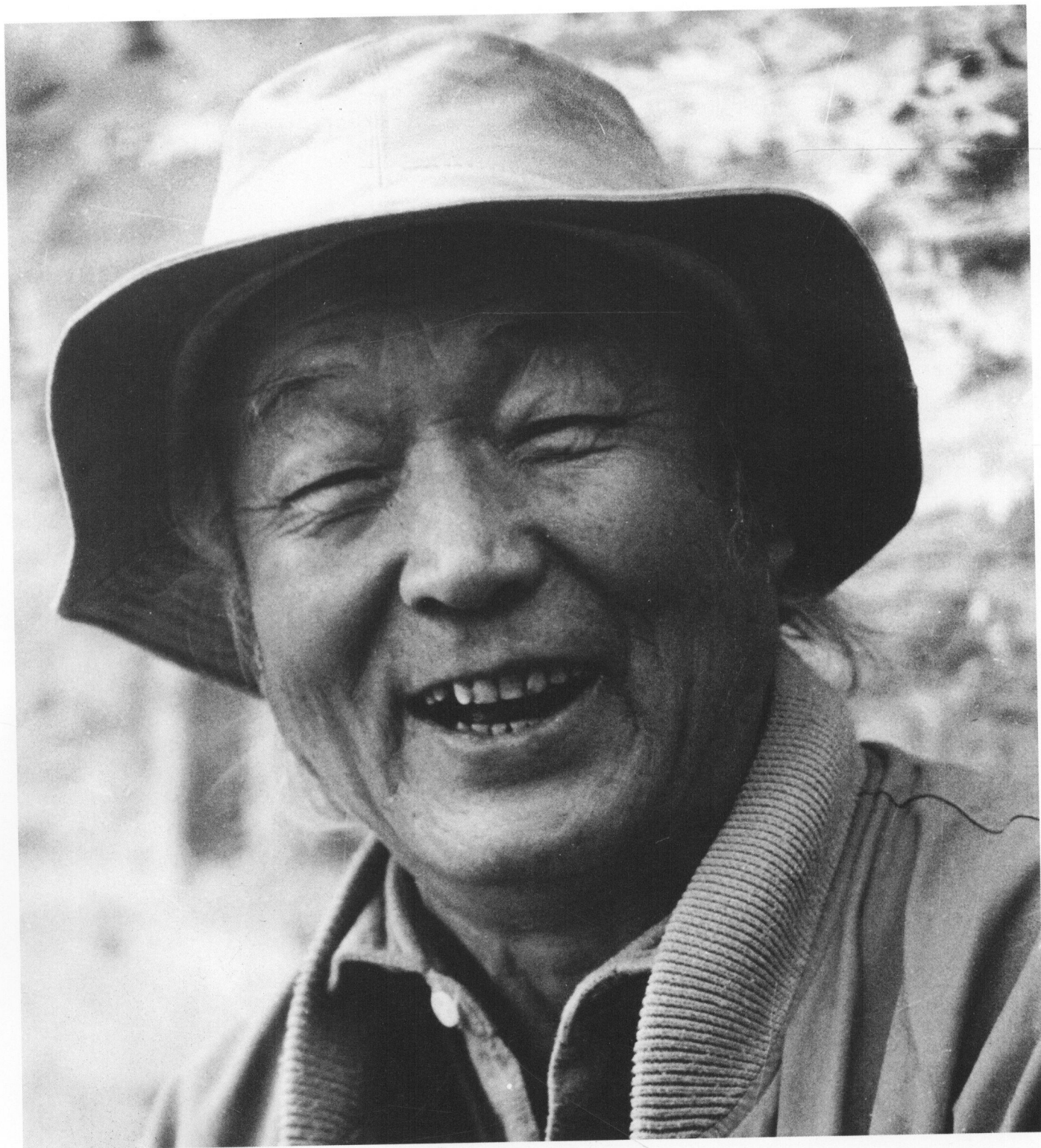
1998 年 11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开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2 15<sup>2</sup>/<sub>3</sub> 印张

印数: 1-2000 册

ISBN 7-102-01975-0/J · 1694

定价: 96.00 元



王瑞

# 秋 高 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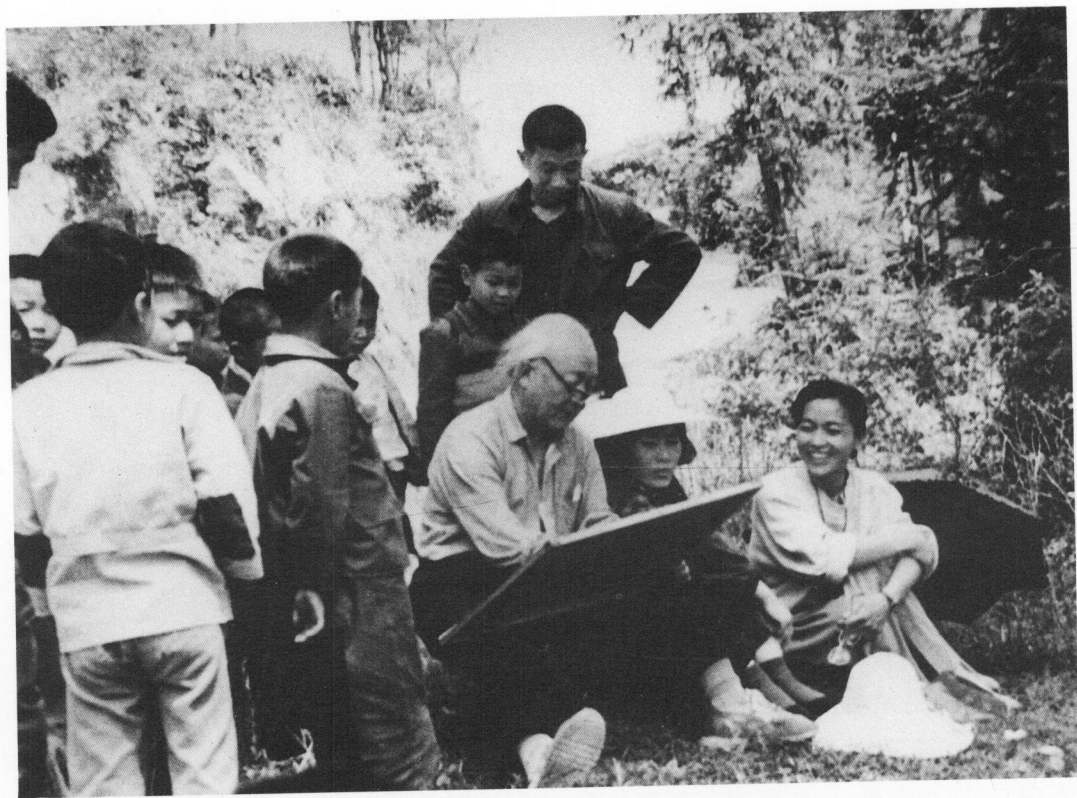
## ——我读王鸿先生的风景素描作品

杭 间

有一位画界前贤推荐我为王鸿先生的《风景素描集》写点文字，我与王先生不熟，抱着“恭敬不如从命”的想法答应了下来。等到知道王鸿先生乃是一位长者，又曾是一位革命资历颇深的老报人时，方知自己的冒失。但是为时已晚，因为王先生不因我是后辈而坚持所请，而我在仔细阅读了他的画作之后，真地感到有话要说。

应该说，王先生的这批作品，虽然他自己定名为“风景素描”，但是却很难与惯常的素描等同。表面情形下，它介于素描与传统水墨之间，有时甚至还有油画的影子（许多作品似乎深受 50 年代为中国艺术家所熟知的俄苏风景画的影响）。在美术界，一些画家在创作之前，或写生时偶而作些较为独立的素描，是常有的事，不为大家特别关注，因为它缺乏内在的连续的探索。但是王鸿作品中这种长达三十余年的坚持，就十分耐人寻味。我想，在他的内心深处，“风景素描”早已不是原来的意义，而成为具有独立品格的东西。他的作品中那些单纯的明暗关系，以及具有表现意味的线，已经转化成为作者对客观外在瞬息万变的把握。贾克梅蒂曾这样说“写生”：“现实主义（传统的）在于原样模写一只杯子在桌子上的样子，而事实上，你所模写的永远是它在每一瞬间所留下的影像。你永远不可能模写桌子上的杯子，你模写的只是一个影像的残余物。”同样，风景写生也是如此，我们知道的印象派画家莫奈的《干草堆》的故事，就是一个著名的通过光影变化抓住物象本质的例子。从这个意义上看，王先生的这些作品，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是有独立价值的。听说李可染先生曾称赞他 70 年代时所作的风景素描，回想可染先生在山水画上的一贯追求，不难看出，他们两人之间的艺术趣味，确有相通之处。

如果深入看下去，王鸿的作品前后有不少的变化，有些或许是他本人都难以觉察到的。他 70 年代的作品明显带有沉郁色彩，风格凝重，给平常的风景注入不平常的情感。作为一个革命者，他在“五七干校”这种背景下，面对昔日的生气勃勃的“苏区”，有着什么样的复杂感受呢？画家的内心是可以想象的。因此我十分惊诧于他 1974 年的反映苏区的作品，同当时流行的处理手法有着很大的不同，但是王鸿先生似乎是一个乐观的人，这种天生的性格决定了一个画家的宽厚情怀，使他能选择平静的、抒情的心态来表达。到了“十年动乱”结束，他有机会重返太行，又去黄山，心态已然迥异，愉悦的状态使他的视野更加开阔，因此他 80 年代的风景素描，则更多地回到绘画的本体，探索表现的多种可能性。但是，比较之下，我更喜欢



画家前期的作品。

当然,王鸿“风景素描”的价值,除了上述因素外,与他在技法上不断地创新是分不开的。前面提到的俄苏画家的影响,如列维坦等人,王鸿从他们身上继承了严谨、写实的画风,并通过扎实的素描基本功将它表现出来;画家长期坚持国画创作,国画的笔墨处理,经营布局,也揉进了这批素描作品中。我看到水墨的线、焦墨的面、没骨法的晕染,在表现北方山水、江南雨村时,运用得恰到好处。“墨分五色”,王鸿的风景素描中,交替呈现柔和、抒情、刚强的品格。他在黄山写生时,将“湿画法”引进素描领域,确实是一个十分大胆的创新。

中国古代画论认为,山水画与画家人格有着一种密切的对应关系,儒家有“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之说;山水画的“南北宗”论,则通过画家的学养和表现,将古代的山水划分成两大系统,这些都说明了画格和人格的关系。虽然今天的画坛已经不关心这种说法了,但我读王鸿先生的画时却常常想到这一点。王先生心里时时有一种田园回归的想法萦绕着,《夕照》、《昔日庙堂今日学堂》、《家在绿水中央》、《日入而息》、《清明时节雨纷纷》,这些意象传达了一个山水画家的真意,是艺术创作极其真实的出发点。我注意到有幅《秋高图》,画面中一棵树在山坡上突兀高大,远处群山低矮起伏,山坡中一个老农正蹲在地上用镰刀精心地收拾着庄稼。这是一个横幅,人物很小,但明显地呈现着一位农民勤劳、热爱故土的形象。我想这岂不也正是王鸿先生本身的写照?

1998年8月于京东光华路

# 我的老师和朋友

何家安

我与王鸿老师第一次见面是1972年秋天，那时正是“文革”中期，1968年他随全国总工会的干部一起下放到河南罗山县樊寺全总干校劳动改造。县教育局长康忠信把他和张步、于人、何伟、叶春咏五位画家从干校借到县教师进修学校办美术学习班，我作为一名学员到学习班去参加学习，这就与他们认识了。没想到这次见面竟左右了我一生。初次见面，我感到王鸿老师沉默寡言，很冷漠，不易接近。据说他是一位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八路，这使我们学员对他产生了一种神秘感，崇敬之外又有几分距离感。后来大家在一起熟了，才发觉他是一个非常热情、坦诚，感情十分丰富的人。他寡言少语，是他当时的心情所致，是对国家前途，个人命运的忧虑而表现出的沉默。我们学习班的课程主要是打基础，学员来源于本县部分中小学美术教师和几位县直文化部门的美术干部，专业基础大都很差。王鸿老师对我们要求很严，辅导很有耐心，示范也做得比较多，张步、何伟等其他几位老师也各尽其所认真授课，大家进步也就比较快。师生们一起吃、住、聊天、画画，非常融洽。一年之后，学习班结束了，分手时大家竟难分难舍，呜呜咽咽地哭开了，王鸿老师也热泪盈眶。直到现在，那些参加过学习班的同学碰在一起，无不表示对那段学习的深切怀念。罗山美术学习班成功的举办，给信阳地区教育局以启发，接着几位老师被潢川、信阳、新县请去，继续办班。他们下放时间共七年，办了四年的学习班，为信阳地区美术事业培养了一大批人才。现在信阳九县一市的大多数美术工作者都是王鸿老师的学生，王鸿老师把大别山区看成是自己的第二故乡是不无道理的。他离休后，多次回到罗山，为这一地区的美术工作再度操劳。罗山画家群体的形成并产生较大的影响，其中倾注了他的心血和汗水。

记得在学习班时，课余王鸿老师喜欢一个人拿个小本子在野外写生。校园的白杨树、河边草坪、古老的街道、荒芜的羊肠小道、路边的牛羊、戏水的鸭群，都是他写生的对象。画幅虽小，又是铅笔，但画得很精妙。在一些人看来，画这种画几乎没有一点用途，因为巴掌那么大的小块既不能展览，又无处发表，也不是创作素材，而他却画得那么投入，他当时作画的动机仅仅是对大自然的爱恋，是感情的一种宣泄。可以理解，一个有良知的艺术家，在那种根本没有创作自由的年代，他又能去画什么呢？有趣的是他这段对素描风景的投入，影响到他后来的创作生涯。他从干校回京后，怀着饱满的热情，又投入了素描风景的创作。相继画了大量湘西和黄山的素描风景。他把画幅放大了。自制一块50公分见方的画版，独创性地在画前



把画纸喷湿，趁湿用炭精棒去画，这样画又快又易画黑，画到虚处，用水去冲，与宣纸上的泼墨有异曲同工之妙，画完后还不用喷胶。经过大胆深入的探索、大量的实践，创作出既浑厚又透明、气势磅礴而又惟妙惟肖，形式与内容达到高度统一的风景素描作品，形成鲜明的与众不同的个人画风。可染先生对他这种画甚为赞赏，人民美术出版社为其出版了《王鸿炭笔风景画写生画辑》，在书店销售时供不应求，可见他创造的这种湿笔素描风景画很受美术界及读者的赞誉和喜爱。

在北京美术界，王鸿老师是一位资历较深的老同志，他16岁参加革命，在晋冀鲁豫根据地进入鲁迅艺术学院学习美术，之后一手拿枪一手拿笔，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北平解放时，他随中共中央一同从太行山下来进驻北京。他所领导的《工人日报》文艺部，对当时的专业画家及美协工作给予了很大支持。他到中央美术学院学习时，又受到李可染、李苦禅、蒋兆和、叶浅予、李斛等诸多老先生的教诲。三年的专业训练，为他打下了坚实的造型基础。60年代他创作的《老管家》、《油田旭日》等作品曾在美术界产生过一定的影响。1975年他从干校回京后，担任《工人日报》党委副书记，肩负的担子更重了，一方面是繁重的行政事物，一方面要进行美术创作。他不求名利，抓住大好时机，勤于生活，努力探索，深入实践，创造出炭笔湿画风景素描的画法，创作了一大批素描风景作品，受到人们的好评。王鸿老师是一位甘于寂寞的画家，不为眼前利益所动，能够沉下来作学问的艺术家。

王鸿老师是一位追求完美人格的人，早年的革命生涯使他待人处事总以一位老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他在《工人日报》任党委副书记期间，正值“四人帮”倒台以后，百废待兴，头绪繁多，单位正赶上平反、落实政策、调资、分房等许多问题需要处理。面对这些他从没替个人着想，处处为了工作，为了职工的利益而奔走，直到离休，没有利用职权为自己、为家人捞取一丝好处。

王鸿老师是太行山人，他对家乡有着无限的眷恋，晚年他几乎每年都要回到家乡住上一段时间，直到身体患了绝症，仍然拖着病躯回去看看生他养他的这块土地。太行山人素以吃苦耐劳而闻名，我曾到过王鸿老师的故乡河北沙河县王砚村。这是一个典型的太行山村，屋顶上铺满青石板，墙壁全是花岗岩石垒成，斑斑黑点还记录着日本人留下的弹痕。相传这里的住户是明代后期从山西大槐树下移民过来的，他们逃荒流落到此，在这悬崖峭壁、怪石林立的不毛之地开荒播种，繁衍生息。这里土地贫瘠，缺水，出门即要爬山，缺衣少食，生存环境十分恶劣。然而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才培养出无数像王鸿老师这样坚韧朴实、顶天立地的北方汉子。

非常感谢人民美术出版社在这个时候为王鸿老师出版这本画册，同时感谢为出画册而慷慨解囊的朋友们。因为通过画册，可以让更多人了解这一默默耕耘的老艺术家的艺术风貌。使他这批艺术精品走向社会，流传于世。

# 王 鸿 印 象

刘 军

王鸿先生所创造的炭笔湿画法因其感染力强，立意隽永，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好评。然而，如果单从王鸿先生的画品中去寻找他作品内在的韵味，便永远不知道他的真正追求。

1992年冬，我随王鸿先生到他向我讲过多次的老家——河北沙河王硃村小住了数日。短短的几天时间里，让我更多地理解了他，看到了崇高，也懂得了崇高。

那是位于太行山东麓万山之中的一个小小村庄，依山偎坡几十户人家，房子和院墙都是石头砌的。这里是那么原始、孤独、单调、乏味，似乎过分地远离了尘世。

冬天，落雪的山村一片空寞，呜咽的北风在高高的树梢经过，吹拂着苍凉的山冈。鸡鸣犬吠声从谷底传来，使人以为回到了千百年前。我独自一人走在用石板铺成的村路中，望着周遭黑隐隐的峰顶，感触万千。似乎就在这一刻，我吸收了许多，升华了许多。

“人处于何处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朝哪里走。”这是王鸿先生最喜欢说的话。他出生于这样的地方，也崛起于这样的地方。

他追求的是真实与热爱。

下着雪的夜晚最能让人联想。村边，回首点点无言灯火。这时我才真正地理解到为什么说静穆才真正是令人眩晕的交响乐。在寂寞中，会让人感到前所未有的丰富。所以人们才会说，这世界上所有伟大的诞生，都是在沉默中孕育的。

当画家们争着到名山大川寻找灵感的时候，他却独自上了寂寞的太行。当国画走进沸腾的大市场大卖其钱的时候，他却痴痴地迷上了永远不会有人去买的风景素描。他说：“我的画不想卖钱。作为一个画家，最可悲哀的莫过于为了钱去画画。艺术一旦和金钱挂上钩，就危险了。如今虽然很少有人下这种死功夫了，然而，唯有植根于兹，才能走出属于自己的道路。都市的特点是流动，乡村的特点是静。这里的生活未必美好，但真实。水搅拌了寒冷才变得坚硬，人也如此。都知道，如今，这世界上人们的性格在趋同，越来越缺少个性。对艺术而言，这才是最可怕的。”

这便是他为什么要一次又一次地回到这里的原因。

著名国画大师李可染先生对王鸿所创造的炭笔湿画法给予了盛赞，认为这种画法必将被后人学习、继

承和发展。我曾想,这是偶然的呢,还是必然?

“生活按部就班,是最无聊的了”他对我说,“我们中间的太多人都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可贵的不是表现高大,而是表现平凡。要知道,世界上最无聊的东西就是满足。地薄无大材,水浅无大鱼,不要让世人的眼光改变你,约束你,毁掉你。我厌恶有些城里人浅薄的优越感。只有在这片最最沉重的土地上,我才能找到真正的中华民族的精神!”

我曾长时间不解。

有时,也和老人争。争的目的不是为了赢,而是为了理解,为了学。人老了,也就有了太多的故事,太多的经验与教训。

“不要只干容易干的事。曾经不幸很不幸,未曾不幸更不幸。比奋斗半天一事无成更可怕的,是一帆风顺;比冒险更危险的,是不去冒险。”他静静地说:“奇迹产生于厄运。激情与挫折比任何经验更能使你走向成功。我是在磨难与恐惧中长大的。无希望则无恐惧,无恐惧也无希望。真理往往产生于呻吟之中,而不幸才是一所最好的大学。你的灾祸,才是你人生的学问。”

“对于奋斗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勤奋么?”我问。

思忖了好一会儿,他才缓缓地说:“单靠勤奋是不行的,勤奋造就不了天才,蜜蜂难道不勤奋么?最重要的,是要走自己的路。”声音像从很深的山洞中发出来的。

“您就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开始研究湿炭笔山水画的技法的么?”

“要敢于走自己的路,不要只知道讨人们的喜欢。讨每个人喜欢的人往往是失败者。不安稳就是不足,就是成功的开始。没有注定失败的努力,也没有注定成功的奋斗。”他娓娓地说:“老师使得总是同一种知识在学生中循环,这不行。杯子里的水满了,就再也倒不进去了。人的思想也一样,必须要突破、要创新!”

山风中,他的话显得尤其深邃。我想,大约只有站到了这个基点上,才能真正地理解他吧。

1998年7月29日

# 图 版



